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貞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臣蔡鎔

倪文貞集卷十一

明　倪元璐　撰

行狀

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浮丘左公行狀

當天啓之世之稱楊左猶漢曰李杜也楊公左公相倚為義亦若蛩蟨駏虛然矣光皇帝彌留選侍李希封后

不得及帝升遐哲皇帝即位既六日而選侍猶偶頁乾清乾清者上及后所居宮選侍以上幼冲欲矯遺命正位垂簾毋天下廷臣皆憂之於是楊公爲給事中左公爲御史相與謀曰苟以驪姬良娣而攬雉曌之權禍豈止於歸胙寶鞍人彘房州已乎於是左公先上疏力請移宮大畧云内庭有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皇上御天皇后配天乃得居之令大行皇帝賓天選侍非毋儼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致哀几筵顛倒乖舛不可

之大者也疏上楊公繼之遂有旨移遷侍仁壽宮而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當此之時以前光皇帝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充庭盈位銓總佐則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庭總憲相繼則鄒公元標孫公瑋高公攀龍總垣則魏公大中總道正協則袁公化中周公宗建考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志澄清誓言必濟小人挾異議者大懼乃日環謁者監之庭而請焉是時魏璫忠賢怙寵用事而御史崔呈秀憾高公攀龍給事中郭鞏

憾周公宗建內閣魏廣微憾魏公大中羣憾倚連摩厲須割其時楊公左公並為御史中丞兩公又相與謀令京賀連串指鹿日甚天下事不可言於是楊公先上疏列忠賢二十四罪左公繼之草三十二斬疏未上而謀泄小人乃竊為忠賢謀矯旨斥楊公左公並為編氓既以逐二公為端於是譴正人無虛日其既盡小人又為忠賢謀置獄如宋同文別立私人為緹帥長四出捕騎首逮楊公左公及魏公大中等時左公居桐詔使至公

如遇其素期者容詞閒緩而桐民哭且譟又數百人𧫴齎糧欲從公伏闕公果辭之不得至欲自引乃返其時道路爲沸聞楊公之出應山也亦然小人乃益忌且懼又爲忠賢謀必急殺兩公左公至詔獄坐妄議移宮爲首韋吏又詰何以受遼撫及屯吏金公愕不得對既而笑曰誠然獄上飛贓二萬厲刑比追勅五日一具奏既栲掠垂盡乃書絕命詞著茗器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子國柱等曰辱極汚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卒之

日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光煜煜然公既死而外大吏承旨徵贓愈厲公家貧盡籍田廬二十不得一併及昆季宗戚於是太夫人與其伯兄相繼死弟孝廉不敢赴春官危者數矣封大夫且死而蘇卒病痿得禍之酷古未有也而其時楊公同日暴屍廣衢吏籍其家不遺一椽太夫人七十餘至寄居城樓其明年今天子御籙殛璫及其黨誅竄有差詔褒遺忠贈左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予祠謚恩數與楊公

等云史元璐曰璫亂戮士至漢建寧明天啓而極然自其所執之言以量其智愚魏忠賢者亦安得比於曹節王甫乎節甫之誣君子曰是將爲叛以叛爲名掩而殺之其正也今之爲詞則以三案三案者注誠震器雪痛鼎湖即如此何宜可罪夫家駭而索賊親死而咎醫者其情也今曰賊不可索醫不當咎是爲有罪猶曰是常嚴治其家而孝於其家爲可殺也凡此皆小人之誤忠賢小人固亦須讀書也且夫小人既以異議取詘其勢

不得不報君子之待小人遠之而已而令之小人所謂報東門之役者至於掩捕孥戮不已毒乎故為三案之異議者自其持之何必無銖黍之義一倚擋而反失是故令之君子為易辨也若夫篤學貞志正骨孤情霜清雹明霆決飈烈即漢膺寔未有能如楊公左公者矣三案之立議始於梃擊中於紅丸終於移宮此以楊公左公為後勁三案之承禍始於移宮而梃擊紅丸以類而求之此又以楊公左公為權輿流覽三

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樞鍵於楊公左公又烏可謂之能知世務者哉楊公别有傳左公名光斗以生之辰月宿斗故以名字拱之别號浮丘又曰滄嶼生時赤光滿屋九歲能屬文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公父碧衢先生嘗語人曰吾祖難當公以佐唐命封王爵世祀於涇長二公自國初由涇徙桐活桐人無算而近則吾大父及吾父並多隱德宜有顯者其在是兒乎年二十六庚子舉於鄉又八年丁未成進士兩舉皆第十一人天

下甚誦其文授官中書舍人久之擢監察御史入臺謇諤有聲尋奉命視屯公以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勝國初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令不改謀後將無食乃力請屯田又請倣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爲殿最使人自爲屯又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糧制饘詔俱報可於是屯功大興其年入穀數千鍾季年倍之鄒公元標道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

視菀枯猶扶桑也而今畝棲若此嗟乎當是時神皇帝不豫璫劉朝等矯東宮旨索世廟戚畹絕庄公封還不啟曰尺地皆殿下有令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大恨去已又糾巨璫陳登奪子粒為屯蠡當按一時咋舌曰真御史真御史云亡何改督學政獎才絕蹊倣古弓箭社遺意教士習射士皆能挽强於是以爭移宮聲大著遷大理寺丞尋晉少卿又晉左僉都御史履虎得咥以及於難云公有深識是其力所由生也

嘗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此為大錯又言李伯紀爭事不知爭人事失易救人失難回又言近見宮府鉤連魍魎晝現以宵小託婦寺以婦寺起戈矛凝陰感召大亂日生原其本來皆由穢濁故徵人以品徵品以清凡此數言悉徵學問知其擊奸琅琅非由氣激者矣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先後娶某某子姓男女具詳家乘云

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昭自錢公行狀

公諱士晉字康侯別號昭自系出武肅元至正間嘉興侯國馮者自臨安郡徙居武塘數傳至栢峯公而盛栢峯公名貞生子吾仁吾仁生忠所公繼科是為公父二子長東閣大學士塞菴先生士升次即公也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二十四領鄉薦三十七成進士筮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出讞三輔轉本部廣西司員外郎擢守大名遷督餉副使晉河南右布政中璫禍歸令天子登極起山東右布政視漕五年拜大中丞鎮撫雲南其明

年以勞卒於官當夫顯皇末年穆清高秘天下之慮皆注宮庭一妄男子曰張差者橫梃欻入直犯承華掊格司門聲勢洶厲既衆漸集乃始就擒禁帥以聞傾朝駭震忠計之士詰所由來而彼憸情獨憂投鼠薄乎云爾詭曰風癲曲彌漆炭以遮豫讓澹形圖匕而脫燕丹公在西曹正言嶽嶽豈有鶴禁不如郲樊梧梃得加椎鐵將出時屬同部郎王公之寀就獄推讞公力贊爰書遂章法斷於是給諫何公士晉上疏聲誅國晥摘抉之論

指畫畢形意以寶鞍發機烈於歸胙羽翼為力不敵胡
亟給諫故常薦公醜徒疑有指授手劄目懾鏑鏃紛如
逼脇司勲幾中危法會有大臣持救僅脱於羅其後五
年三朝易代兇閹擅國薈蔚朝隮遂乃大治黨人星犁
三案楊左六義北寺孔哀别命同文以囊厨俊趙公南
星及公數彥南冠即訊周内承辜先是公守大名居隣
瑠里時則人賦美新户陳畏壘獨公嚴岸恥與為緣其
郡翰林魏廣微蜂目已露公與之素稀款誠及拜白麻

彌存澹遠二憾既甚龍亢不回緹帥田爾耕者魏豎之雄倀弁猾陳雲漢者爾耕之梟畜也承徽庭燎列署津門怙勢雄行鴟張虎刟當公陳臯縛致其人責以狐憑扶之威杖爾耕大怒矯旨收公鈐將以下數十人拘縶詔獄上連京貫並繩合箝極彼山稜誰不觳者聖人當秉鋤宂顯忠四召英登始還䰟魄易曰碩果不食斯之謂矣元璐觀夫盡性則道建立我而物從故恕物甚盛德也然不可以之權父仇抑巳甚謙衷也然不可以之

承津貴是知察深所以致忠孝之情矯舉所以章廉恥之道萬歷之季率持渾厚之言天啓之初盛循通達之論厚則厚矣墨子因而無父通又通焉謁者由此多兒明道之功資斯亢骨制俗之法利彼嚴顔填決迴飃非力不舉詎有對君父不愧其制行復有遺慚臨生死無撓其遇物猶形纎畏片言之義足焚百氏之書一日之名可懾千年之竪雖復撟手踡足閟息緘聲漢濱柴桑與同潛蹕介山汨水終遂灰沈而志義鋒華已全能事

況於出塞豈績動致戎稱攬節者材松資剛以用石曰噓英焰以翕功鑪四奮長鞅而播才轂者乎凡公之才四言可盡曰安曰決曰慮曰幾安以制勝決以拯棘慮以審宜幾以應變制勝之術莫著於其守大名趙魏之地貴尚拳勇遂有不逞之朋三物詛斯號曰捶手鶉韋蟠結藪逃集亡公以神慓疾霆察捕飃忽簡六郡之良家募三河之年少吏胥伍伯盡能挽强酒角兒嬉俱循控縱帝畿而南屹為巖障當此之時賦斂日增公外弛

叢役內料帑存入解薪糈出泉鈞矢集金四萬抵民徵一年又以州邑廒積紅朽無裨制使出入回易變陳為新偵時貴賤以榷金粟由是蠹清民飽餽軍無詘公之貽也拯棘之謀莫良於其制餉公既受命建節津門時饋餉梗塞輸輓騷公以陸運力移費繁於是斆蘇韋之萬旅彙時日為三運春暮起洋涉冬已濟所省車牛不可計算凡三年轉餉三百四十萬有奇道通子午之谷師無庚癸之呼又復新建囷廒資為永計量其餘財

創置書院以處屯生芠柞絃歌聲呼相答兵農禮樂於斯為盛焉審宜之智莫炳於其理漕漕有二殃從以四死二殃者治粟不兼治水則水殃粟治河不兼治盜則盜殃河四死者司兑之吏便金抵粟則金生而粟死久之金亦死領運之卒便粟貿金則卒生而官死久之卒亦死自公受事寄家舴艋頭如蓬葆手口卒瘏防漂設衛兩治治殃杜抵戢偷二禁禁死又以五郡白糧例資民解而介於强伍凌禁干端後夫取凶坐貽家蕩因持

平量制以嚴條使漕白相銜同羣齊濟由是公私諸解幷力咸心自春二月至於夏五萬艘灘然如兎如馬達於潞河百年以來此為稀遘至陝入絳天子恃之應變之畧莫神於其撫滇六詔天末奡狡懷護岑儂雞爭陰資普臂其謂中國畏動憚兵陰陽之情實由無懼公曰是猶驕猿岸睨緩繳不一大創戎索安施乃檄諸師乘所未備縱兵掩擊斬獲甚多陶孽搆交啟疆稱亂公以勁卒擣其中堅立擒首謀縛置麾下度既心屈釋之使

歸於是諸羌蕩䰟戒勿敢犯以為軒后之符尊此環脫武侯之算妙於縱擒矣公又謂崇墉列垣礱獸角尾置郵傳命等人血脈是興版築爰闢荆榛六城巋然十驛渙渙夫投檻循縚則猱鷹無自命之力乘峭決堰則虎鯀有立幽之神凡彼南人俱欽四畧若其詳折又有六功興鑄利一也除水患二也積倉穀三也廣壁帳四也爭貢金五也築夷館六也行斯六者計數存焉以錢制貝以鏹權錢以水制農以兵權水以壁壘為守氣以積

貯為戰權以痛哭為勝心以懷柔為法禁神明所會秘
遂之歸纔及一年遂興百廢斯為神敏韋葛所難者也
嗟乎蓼莪成行明非治軍之器屨屐失任則為無制之
才治世之資道兼拘縱苞誠統遠推公渺雙原彼孤情
嚴節靜理虹精霜氣滌濯雲雷則有然者乎公豐頤英
盼人望如神與物無欺張睺肝見卹隣敦族鄉黨歸仁
及其死也巷人皆哭生萬歷丁丑八月二十一日歿崇
禎乙亥十一月二十日享年五十有九捐館之夕星隕

中庭前此食時悲聞旗庫芒角櫪馬月餲雷轟死亦尋常古今多異何哉詳公家乘盛極一時伯氏美梅業淩崇璟將相之道視彼二難二子旃棨文孫默黯摛星捩日屈賈推顔幼節之秀篤於機雲伯起之風蒸為德祖紹庭繩武於是可知貽燕之言亦不謬也公既器綜文武跡遍中邊道亦多方功非一槩史巫紛若不足為辭孝子永言璀燦綿繹元璐以為尺牙明象片羽徵苞識公徽蹤皆其大者春秋所貴不在繁稱延陵之題亦惟

十字世有鴻匠吾其素臣耶

通政大夫山西左布政使肖巖鄒公行狀

元璐㐲觀才德之相賊亦若水火也作物之氣裂器以求稜挹已之心刓隅而保質是故平世之所龍光危時以為高閣其道之必有專尸天下所不能孤恃也若夫靜恒無咎動必有功達既不離潛亦難拔惟古龍德之大人能之近世則我肖巖鄒公矣公諱學柱字國材肖巖其別號云其先得氏由鄒人是為聖人之後晉國子

祭酒湛唐江陰刺史思道宋進士霖廣濟將軍戩及忠公浩其最著者也戩之曾孫曰植者宋紹興中自毘陵徙居會稽因家餘姚數傳至懋二翁當宋亂隱居修内景之學腹有凝丹稱堅固子猶及見高皇帝鼎興殆將百歲矣凡更八世為石泉先生以公貴贈山西左布政使生龍巖龍巖公即公父也公生而頴異讀書常兼數人龍巖公奇愛之束髮就試輒高等吾虞陳梅軒先生一見即字以孫女令所稱陳夫人者是也先生謂人曰是兒

文武材其爲人揩則逸少忠武之間乎隆慶丁卯舉浙江鄉試第八人明年戊辰成進士授平陵令平陵豸貏難治公年少其嚴斷則老吏不如邑大豪湯梅等横行一鄉悉捕得按誅之然其馭民以寛又明曉大計以爲興利不如革害邑故離官民爲兩田官田之賦倍民田民無欲得之者貧者急斥田則僞爲民田官責租其宗貧人不敢辭無田有賦其始苟塗一時後乃爲永累公下令置其里中民之少贍有心計者爲大小區長丈量

民田即畝虛實小區長以報大區長大區長覆之以報令令乃褁糧持襆戴星從之循量阡塍若數計然又邑有湖曰長蕩者夙為勢家侵擅公盡剔歸官得田數萬悉承租於是官租常贏田無別識田無別識則官民一官民一則賦定賦定則民不急售田不急售田則無詭遁無詭遁則不茍塗延累百年之患蕩然俱除平陵之人德之曰鄒父生我顧其勢家多不悅陰使人伺察公過不得則為謗書卒亦不能害名日益起天子聞之召

為禮部主事國家故事年未三十不得為臺諫方時承平天子則猶斤斤循恒貫云當是時顯皇帝初御極典禮繁重公通明包舉已遷祠曹郎會江陵相柄政其所厚御醫徐偉者丐名爵非分江陵相目攝公公斷斷不可江陵相大憾恨公久司三禮有美聲當處華要江陵相悍然麾之出為歸德太守天下志士為公惋歎令夫漢之博陸非聞道之佐而唐相李逢吉則令之三尺童子所羣譏也然博陸取郎璽不可得反加郎秩二等司

儀李翺面斥逢吉過失亦不承罪以令天下雖甚乏休
几博陸不可望庸渠李逢吉亦俊物乎然自公處之適
如也公守歸德決縕洒煩善政挺紀時大盜朱應科剽
掠雄行官民不敢問公至設法擒獲磔之都市人言歸
德守文吏辦賊如此已擢江西憲副備兵寧州廨有物
為厲公櫟文驅之立絶改視學江右江右之文與其人
於是翔起其後林然多鉅公名卿晉東廣叅政丁龍巖
公憂三年起補河南遷湖廣右布政又遷河南左布政

屬歲大祲中丞集諸大吏策救公曰予糜便中丞曰不如予米公曰予糜民日得食予米民再日不得食中丞曰不然夫予米則上不勞費民旦集日中而散耳公曰米以薪為功使民自為功則得半米我為之薪則得全糜故曰予糜便中丞曰夫糜哺而盡矣民受米稍留贏可支再日公曰唯唯否否夫米可再日宿者吏之計非民之計也懼有中飽終餓吾民中丞曰苟厲為禁而求之何中飽之為於是公不能爭中丞竟下令人給米如

干而吏果中漁民飢益甚道殣相望朝廷聞之尤河南
大吏救荒無策時山東淮揚俱大饑天子不遣使獨使
使持節勞問河南中丞心恚公又申前議不移臺使者
聞而避之檄所司作糜如公議於是飢者悉起中丞益
慚恨公其後數月幕僚李廷梖等解金錢至都盜摩取
鎔事發中丞因是摭公以失職聞朝論知非公罪顧重
違中丞乃平徙公山東豫魯等大藩猶若弗從然其時
公論明於上如此公至山東以鑛使横甚具奏欲因兩

臺上之弗果遭丁太夫人喪三年起補山西先是豫中丞修郄不已值歳事又隂中公司勲司勲論公不及至是調補云方此之時稅璫四出三楚則有高淮豫章則有潘相齊魯則有陳增三晉則有孫朝初而晉使者虎捌尤厲白望鬼偎布滿鄉郭又自置關榷貨商旅為之不行甚則奴畜有司小不稱則拘持摧辱之大吏與爭即飛章告不法士氣既激矛尋不已公曰不可譬之狐鼠激則變生若夫鷹人制鷹狙公弄狙以我緤韝因其

朝暮亦何患之有乃時為好語歡顔即有甚撓則正色
鬚立璫無以測公卒不敢動傳曰士之甚勇之甚惟公
有之而忮者又摭公他事歲計復稱不及當調簡考功
法凡不及平徙至三即終廢主者憐公才反故鐫公一
秩以廉訪使守上湖南會楚悍宗梧殺趙中丞可懷醜
徒縱横匕首晝出一城皇駴公特鎮之以靜全楚賴之
又為令禁主名引盜者不聽理所全活無算尋加右布
政使守湖南如故公之再為湖南也簡軍實飭防禦解

嘯聚雚侵冒公以其官曰守是則其守也而巡使者曰
是則其巡也怒公侵官搆之直指直指固惑之會公又
以爭馬政與直指忤直指遂奏公云云有詔罷公官自
公成進士至是凡四十年年已六十矣既得放歸輒然
獨喜益多讀書内治性命而外以禮正俗課其八子悉
能文章出所畜俸金搆祠置冢上旌先德下紓族哀方
正和厚爲其鄉祭酒人瑞者二十九年一日以微疾逝
嗚呼公性孝友居喪哀毀骨立所受石泉公以來遺產

悉推予其兄肖龍公莊其嬪陳夫人白孺人如友陳夫人有女士稱白孺人之拊諸子人為咏鳲鳩公之化也所之飲冰没之日家無餘財而多行義有名鄉子為其下僚者死則經紀其喪賙賻過當振其宗親㐫者與食暴者與葬漂者與聚當陳恭介之為吏部也廷議屬公建牙保定恭介以婕故引嫌不可公聞而更德之恭介既没貧不能歛公為之具櫬如禮當時比恭介徐勉方公陸贄不誣也大都公體正而不厲物骨强立而不巉

崿為容勞不鳴功清不嫉俗章施矯舉還其閎然威電清霜悉為元氣夫是固天下才德之大聚全歸矣自公以岳牧之貴蚤榮後凋百年以還抑所稀覯然而人猶有憾焉北山大夫豈不在位而從外事其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以為不得入絫風議無救周衰召公豈不壽考及其致政周公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以為老成在野則其勢不盛由此而覲假天欲正用公則必使其先四十載蚤據鈞衡後三十年無誚邁軸如此

則可以大治天下而壽一世令僅焉耳豈不惜哉元璐自成童受知於陳恭介恭介亟稱之公公見元璐文即慨然許字以女憶元璐舞象時公當之晉先大夫挈舟挈元璐送之江滸酒間公教元璐以文章行誼者凡百十餘言元璐終身誦之後又二年公女未結褵蚤亡元璐由此披猖失比十年之後變起帷欒於是中傷有踰怛慟悲夫公卒崇禎乙亥某月日距生嘉靖丁未某月日享年八十有九國家令甲文臣二品以上年九十所

司以聞遣官存問更及數旬應循斯典又一惜也娶贈夫人陳氏先公卒四十年別娶孺人白氏子女婚姻具詳家乘先緒昆季將奉公柩合陳夫人歸窆陳山之塽命元璐狀之以求銘鉅公元璐援其舊聞參互家乘暴諸羣睹無敢夸稱章幽澤枯實惟鴻匠夫李漢玉潤能序昌黎中郎蘭心樂碑有道此非阿好彼曰無慚要於誠然義一而已

光禄寺寺丞先兄三蘭府君行狀

嗟乎池草通䰟人琴發慟豈徒其孔懐之為乎夫五倫之道必有所互取之故子賤取友乃云兄事王季恭兄而云則友此言人與者貴其氣親而天連之期於道合也令天下皆以吾兄光禄之於元璐為有朋乎維元璐亦自謂吾兄弟真相知知之故能言之鮑管惠莊曰知我而已昔吾倪氏自宋南渡由青州徙越家於虞之賀溪尋徙横山其在宋名鉅輩出文節父子其著者也入明傳代六七無顯者至曽祖抑菴公始由鄉薦令南城

而王父封文林南望公至行篤學不仕至先君中議公始登甲科亢節致功韡於天下然官不過太守而季父封侍御晉源公德甚卲亦不仕至光祿始為御史持斧握衡然又不久中蹶至死纔得六品官而元璐一再侍從亦遂廢故人謂倪氏仕宦有如蝸游然以予觀於光祿十數年間服官致身所用磥砢俊偉為世所稱說者雖不極崇膴其以紹我前人之休亦其恢宏卓爾者矣葢當熹宗之末年逆璫魏忠賢擅政既盡鋤天下異議

者又欲富已過於天子乃使人四求天下富人私過奏之掠其資財於是告密蠭起歙州奸人吳榮者人奴也告其主富人吳養春以布衣擅黄山利數十年及諸不法狀即有詔捕養春而使工部主事吕下問乗傳至歙籍其家當是時光禄由礽門令以能移歙而下問怙威暴横掠吳氏贓盡一郡掩捕四出光禄抗首為下問言詔籍養春耳一郡何罪乎下問不聽衆積怨憤一夕萬餘人鼓譟斧部使門入下問驚遽踰垣走衆求下問不

得乃大擾亂光禄聞變即單騎詣部使門衆見光禄至皆羅拜號曰公子我而使者雖刈之令必求殺使者乃歸死公耳光禄曰令殺使者天子必殺令是而殺令也衆悟乃散而下問夜奔二百里至績溪投空廨中蹲伏樑上者累日既定光禄乃往勞下問下問出挾刃哮曰吾令與令俱死耳光禄笑曰何庸爾耶已定矣下問既無所洩怒乃上疏歸獄光禄忠賢怒欲逮光禄緹校已戒而其時詔使逮周吏部於吴吴人顏佩韋等憤譟格

殺詔使事聞忠賢心懼遂停緹校而光禄事得觧時坐
養春贓百萬徵栲踰年未及十萬已竭忠賢疑所司姧
利又使大理寺正許志吉者馳歙州督贓甚急志吉故
新都人而尤無頼自躙其鄉甚扵吕又以巳銜憲欲隷
光禄光禄艴然曰以官則子客也以地則子民耳何隷
之為竟不為禮即入見故益偃蹇凡使者令下縣縣多
持禁之而其時天下郡國盡生祀忠賢志吉乃以諷光
禄曰為令策救惟此耳光禄持不可志吉大怒罵曰是

何蟲蟻而欲觸隆車乎即草疏欲劾光禄未即發會先
帝上賓今天子御極懸鏡攬阿於是忠賢及其黨皆伏
誅而光禄以治行高等入為臺御史光禄入臺首訟黄
山之獄劾下問志吉上斥下問為民而使使即訊志吉
光禄以天子方嚮言者言事日益鋭凡居三月所上言
請召用廢籍諸賢劉公宗周惠公世揚于公玉立方公
震孺畢公懋良范公景文蔡公思充劉公廷諫耿公如
杞等又論劾觵秉謙霍維華李魯生門洞開等又發吏

部奸獘刻主爵某某又請慎名器無聽雜流得入貲為藩輔郡判凡十數奏天子皆用其言頃之奉命出按江西江西之俗其君子矜理學小人勤嗇力於農桑光禄因其俗而正之與其君子俎豆明道而約奢激惰以教小人顧以令天下多事豫章四達文脆而海鯨方驕兵禍必及乃檄諸路衣袽為寇備計居亡何而寇至江西自桃林瑪瑙竊發而後不承寇患者幾百年至是粵賊鍾凌秀等由閩武平突入贛界旋由贛入吉州圍永豐

甚急遠近大震時撫軍移疾去代者未即至光禄以惠
文冠攝理兵事募丁健飭將吏集資糧謹偵諜清野積
繕城濠以五千人扼賊心背又結鄉兵五千分防鄱湖
九江之間遏其北流賊進不敢攻城退無所掠於是始
困光禄又以兵單上疏請勅粵閩黔三省會兵合勦而
先此我兵已破賊於黃牛崗既又敗之木湖及三省兵
合遂大破賊斬獲無算渠凌秀等宵遁去自夏四月至
秋八月凡五月而賊平捷聞天子嘉之又以增城南昌

功成賚白金三十兩當是時光禄又以將畧聞而朝論
特以光禄儒者有文章名頃之奉命仍以御史督學吳
會光禄之自為文清微典凝守脈鋒見其察士則尊繩
簡貴理道而特不欲没其才以為拘畏則氣衰以此剔
滌凡三年吳才盡出甲於天下吳之君子以為三百年
來學使未有如光禄者也而復社之論作社斌治才而
其人矜名氣人求入社不得者皆忌之會諸生陸文聲
有所欲中又希執政旨詭陳風俗云敝皆由士士必以

社亂天下天子方急正士下其章使學使者批根治之光禄上言社矜才有之亂無跡天子曰士如處女子即矜詭以何為才光禄曰令士下帷結業相尚為文章亦處女子之道也豈可以其刺紋有稱譽比諸倚門且文章者士之靈心即國元氣厲治士必絀才使天下相戒不敢為高文非世之福不可執政曰御史庇士甚殆有牽撓不稱職乃鐫二官降光禄寺録事光禄雖貶官心痛時事上疏規切執政語甚激又云令閣臣分曹擬旨

無主名有所逃責請令各疏名使明主得因事考其能否奏上執政大怒擬旨切責然天子覽奏心是光禄言更令易擬凡三上不得天子意天子竟自降詔俞之著其言為令閣擬疏名自此始執政由此怒光禄以天子意方嚮之未有以中也亡何執政罷乃稍遷行人司副尋奉命治益邸喪事事竣歸里既以稔勞又聞寇難禍及福藩痛忿齒齗忽病噎寢疾五月而没没前十日而光禄丞之命下令故稱為光禄云此其居官大較然也

元璐曰光禄長元璐九歲少同學五六年日一賦宛鳩其後同登第邸中連牀夜論呢呢至燭垂跋童僕鼾齁四徹語不得休大約相謂吾兄弟今日如趨塗辦程宜櫂騁宿即所用報天子者上之致身立朝比隆崇璟琦弼次之則噩然言出氣飛使世貴其道最下則循事見能所至一再稱惠人廉吏耳出此三端不可為人異時枕被相對寧能裂裙障面乎憶為此語垂二十年而不意三言者遂為光禄審傳象照夫人度量相越葢甚遠

也以元璐視光禄雖後死走肉耳是故元璐每哭光禄必汗下豈非悲慚並來神之自告耶光禄為人外爽中凝骨强體厚其事父晉源公甚孝母王太孺人蚤没時光禄方八歲至今遇伏臘歲享輒悲慟不自勝而後母俞太孺人至慈光禄事之積誠起敬滲瀡逾篤友其伯季推肥讓甘身殁之後而伯季乃倍飽其子故人皆謂光禄之能其官也其有本也光禄偉儀幹脩軀廓目廣顙旋頷口幾容拳耳不及肩者三寸法宜壽然而火色

師曠相王子晉岑文本相馬周並云火色騰上必速不壽固非誣也光祿病革執元璐手曰吾相不宜死今乃死嗚呼吾負君親悲哉光祿諱元珙字賦汝別號三蘭先中議之所命也曰虞二山蘭芎蘭阜與子而三期子嶽立芳紉耳昔先中議愛光祿過元璐而當先中議令安成有惠政其後以救劉忠愍及爭復古書院不毀忤江陵貶徙安成人以為忠祀之至今及光祿按部至安成以一少牢謁先中議祠下時冠蓋雲會童叟聚觀者

填咽衢巷人以為美談云光禄以萬歷戊午舉於鄉天啓壬戌成進士生甲申十月七日卒已卯三月二十九日猶子會吉等卜葬有日請銘禮也元璐以為大人君子必謹修辭故特言其衆著者使夫見即不疑援筆易下耳漂説誣親敢乎哉

倪文貞集卷十一

倪文貞集卷十二

明 倪元璐 撰

誌狀

誥封韓母謝太淑人鍾太淑人合祔墓誌銘

蓋今世躬被道德而名聞天下者無若吾師若海先生令天子注期鼎耳旁求且及而先生顧以連執太夫人喪久滯草土先生之所自致孝禮殫矣而天子懷甘盤

之德先後予葬祭有加人子榮之方先生之發使請恩於朝也顧授書元璐曰惟吾嫡母謝太淑人葬且二年然猶虛墓碣今又將以某月日葬吾生母鍾太淑人旣均聖善又皆祔之先宗伯之左右必子為之合誌其幽以其義類比於史之同傳是可為也璐於是惕然承命蓋謝太淑人者生有至性年十六歸海羅公逮事其舅博士公甚謹時姑黃早世太淑人悲思憾恨每歲時致祭躬親錡釜對之輒嗚咽不自勝亡何博士公歿海羅

公方充瞿以爲孝太淑人則起持家秉井井繩繩也海
羅公治家修整即燕居言笑稀絶太淑人處之如嚴賓
然故人謂韓氏家法蔑缺何曾復見矣當是時食貧良
苦太淑人殊夷猶益自操作黽勉有無即緩急無苦之
絶者與人和而有禮宗姻盡稱之凡生數子皆殤令吾
師若海先生及其仲日敬季日欽蓋倶側室鍾太淑人
出也鍾太淑人父鍾翁以名家子貲雄一邑多治別墅
山莽間會寇發穴焉而賊黨中有故爲翁治田傭者郡

守某外墓搏擊而中多欲遂以是文致翁已又使其傾家營一寺自贖成矣詭言不良悉圮之使更造告殫不聽曰若無子女乎是亦貲也翁窘甚涕泣謂太淑人曰事急矣冀子為周伯仁母以振家門於是乃相攸於韓惟太淑人自以為屈節甚怨雖自既貴以至垂老每言之悽惘良久云然太淑人性特婉令嫺禮法歸韓嚴奉海羅公而事謝太淑人謹曲無忤謝太淑人以是親愛之撫先生伯仲無殊已出有其已出四女愛之不能及

也鍾太淑人之爲母其教比父既以中無顧嫌益得專力爲畫荻丸熊之事於是先生以丁未高第中宏詞科讀秘書金門使使並迎三尊人者時二老難遠行不至獨太淑人以綵輿周覽王畿凡三年而海羅公捐館舍又十六年爲崇禎丁卯時先生方寅清留秩而謝太淑人以病卒於家又三年庚午鍾太淑人繼之兩太君皆以先生貴累封至令稱謝太淑人生嘉靖丁未十一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一鍾太淑人生嘉靖甲寅七月十

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大都兩太君之為恭孝儉勤而稱壽母若合珪璋也則真娣姒云元璐曰自某立先生門凡十年積知先生之有母儀其上也然所聞兩太君德甚備令先生所授狀僅焉耳惟先生以為婦人之道固不可以繁稱也抑竊有慨焉前五六年兇閹用事大庭之麻歲三四發海内之人即以為位望無踰先生者乃先生竟淹跡自遠終璫之世吏隱白門而後始以憂去自先生之為鯁固寧澹非有難於此者然聞兩太君實

教之嗚呼豈可没哉既爲之志因系以銘銘曰女有士稱母均父義鴛戢斯福鶼比彌貴無喪厥茀並良其袂有子顯名不必毛裏有夫齊德不必正位金水之輝與陽俱麗鬱哉斯丘萬有千歲

誥封恭人宋母左氏墓誌銘

萊陽之有宋氏猶安平之崔汝南之應也叅議公之峻整宗玉兄弟之名通盛矣抑猶有女德所謂左恭人者可風也宗玉兄弟將葬恭人發使走千二百餘里援其

姻繕部高公宏圖所爲狀請銘元璐不文又心趯子瞻從載筆來不敢輒承藏記謝者數矣宗玉兄弟豈心知其如此而顧命之乎葢左爲萊陽望族多聞人恭人父孝廉之有三上春官不第卒恭人性寧重年十九歸叅議公宋氏世以儒術顯至公而大當公爲諸生甚貧而專讀不知米鹽何等生兒乳絀恭人手經指挂間爲小兒頭上巾鬻得錢募乳乳兒公舉於鄉三年成進士授定興令恭人從之官自公爲令清無一文逼歲除旁顧

僕婢縷裂悴然自語即安得百十餘無名錢使人懐十輪翔舞入新年耶藎色頽愧恭人從旁笑曰而家領州邑三世矣自吾眼中不慣見何物是無名錢若第作書報舅氏云兒不如阮孚亦何如大人刺寧州時當不嗔也藎公父某公先守寧州人比其清胡質故恭人云然於是公乃大歡呼飲而罷公既以彊直不善宦棄縣令為學官稍遷國子博士博士官八品俸入益儉一日呼馬謁客馬圉請值無以應徙倚久之恭人為出弢中金

數鏹授公公即得廓然一月騎馬恭人因顧謂宗玉兄弟曰昔汝父讀吾月字三十雞歲畜豕四五頭出市賣之即得金槁束筍底既若而年不意遂是博士馬值也已公遷農曹時京師豕肉貴恭人即不食豕而憐諸子不能如栁氏教使終食蔬乃别市羊肉為餔具率羊食五日當一日豕夜則取飯瀋雜大菜和油煮之飲御諸子以為常云當是時公受命司餉北平大司農予金錢二十八萬購豆芻四十萬事竣羸金四萬吏密請為公

壽曰此例也語未卒公頰發赤腦脈墳然如壯縆厲呵曰與跖同攫何例耶卒棄不取歸語恭人恭人曰甚善雖然即置之吾猶懼為跖守也今若以畀堂司抵年例則有歸矣夫為國節浮又兼舉一事不尤善乎公喜從之此兩人者其清則天合也而恭人尤善慮如此且夫饕取者庸人之所惡也而學士大夫或為之者其亦有道焉曰人規我隨一道也曰矯亦可譏一道也曰不汲竭而損餘且物自來一道也曰事其事矣亦若饑然一

道也握此四道者而四萬金兎興馬逝灕然至其囊中弗怪矣夫愚攫者不見人見金智攫者不見金見道不攫者不見道見跖然人猶以公爲易曰鬚眉耳恭人婦人不聞北門詩人之言乎且公即忘定興徬徨歲錢國子先生呼馬不得時恭人亦不恨襦紩小兒巾孥雞牧豕時鹿門蒙山何德之齊也久之公以積資擢山西參議尋改備兵榆林以親老丐歸而宗玉兄弟先後成進士俱試爲令迭互與奉恭人文玉既以治行第一徵爲

吏科給事中而宗玉悦安察朗以治祥符皆恭人之教也恭人之為人習苦而力為義與人多周旋人有忤者雖甚愠涕泣而已不能有發攄習苦則革不禁力為義則中慭慭然多周旋則神費不能有發攄則氣菀不達以是蚤衰方年四十九遽隕兩齒未幾都盡齺相摩不能離虀腊於是崇禎壬申九月以羸疾卒於祥符官署悲夫倪子曰吾讀宗玉兄弟文章奥微精典以一萊陽撥策天下天下皆學之然皆不能也其所以不能天下

亦皆不之知夫宋氏之文湛於經之至精而取其堅理而天下以其貌近子乃掠子而蒙其榮華榮華之言有茅是故可破也若宋氏之所捶結繩轄未有可破者其奇爾力其堅非爾力也抑有胎禀焉覿於恭人之動必禮守必畜抱其性義若韃然豈不可悟文章之道哉恭人生萬歷丙子子三長琮即宗玉次理字呈玉李玫即文玉娶某某氏塋依祖阡之北林庄銘曰夫取其義爲之官而官倖子取其道爲之文而文起吏澤十世文章

之力千紀嗚呼恭人不死

敕封李母姜太孺人墓銘

凡人著節譬臨怒潮航者蕩魂觀者歌舞夫婦德居安而領寂也若其不幸閔焭集蓼道貞義抗則亦遂橛梗韃韐傑烈男子皆畏之矣丹陽之姜為令望族當顯皇初載大宗伯鳳阿先生名位最炳及其中季先生子養沖公以外藩吏抗疏極論時政忤旨落十二官以老當是時養沖公之名振於天下其後又三十餘年給諫興

化李君清嚴節敢言失貴臣意幾中危法其時之稱鯁
固者又皆歸李君也大江南北尋咫之間二華蹋離是
為姜李姜之後多英而其究貞於女德李之先多顯而
其原篤於母儀則所稱李母姜太孺人者也太孺人備
美不可詳稱而天下所大尊文人作者之所艷舉則皆
以其苦節明義夫節義之為宮鍾非若內言沈閨惡其
外出者矣養沖公生太孺人凡十八年而以歸徵士二
十有六而稱未亡時生文學洵九年給諫清七年忍死

恩勤慈盡嚴出血淚和飯毒於熊丸既又十餘年而給諫遂以少年連第授官甬東從事給諫之為從事也民自無寃甬東之人皆知其堂有問平反者尋以治行第一召入內垣天子以其知刑又使執刑給諫既感恩奮激又以太孺人義槩疇昔教忠無畏禍兒女子之言其愛子之名甚於其官益復慷慨發攄無所牽挿當此之時天子英武欲以義正天下而邦禁大臣顧乃托為張杜之謀以窮威取貨周內沈命梧丘書號給諫心痛之

疏言其狀甚盡大臣聞之恚上書反攻給諫又時爲蜚語動上由是得旨落三官予外時太孺人已病給諫歸拜牀下涕泣久之太孺人即問兒何由得歸給諫以誠告太孺人大喜曰兒能如此吾即死何憾哉其後踰月遂瞑嗟乎給諫至孝顧其始不曰有母在不敢以身許人其既亦不曰無令太夫人知者即太孺人之爲人母者可知之已管仲三戰三北曰吾有母老唐李皋獲罪出則囚服就理入則擁笏懸魚坦坦施施及貶於潮以

遷入賀此二子可謂孝矣將不疑其母之為庸婦人乎太孺人生萬歷癸未卒崇禎庚辰葬上元縣之躍鯉山於是與徵士同穴倪子銘之曰不言而雷域中者其義節乎何物縞綦乃爾健烈為其父教而子學之是曰姜李三傑也

華母陸孺人墓誌銘

往天啓丙寅之歲璫禍方烈錫山高忠憲公吳門周忠節公同日被徵三吳震駭當是時怯者閉門勇者揵舌

而諸生華仲通時亨顧迺倘張奔蹷呌哭並形左右兩公幾與同盡時予尚未交仲通聞之吳人之言如此私意彼其人必孤蕩一身釋然無復所生之慮者既復二年余始得見其文與其人大都豪舉健持當有竒節漫叩之有父母乎仲通肅然應曰並無恙余怪問即如是向者奈何遂以身許人仲通因言爾時實氣激無所復顧忠憲既因時亨得蚤戒歸全止水已即有嚴命根究所由然者時奸人搆致時亨甚力盡邑為時亨骨戰時

亨父某公初亦危悸至終夜繞床行顧時亨母曰若且奈何母夷然微笑曰吾兒欲為范孟博吾亦孟博母復何憾時亨父稱善意大安於是就枕鼾出仲通言已即起立乂手曰吾父誠達士吾母則亦丈夫也余聞不覺距踊出於几上嗟乎六七年來天下正直之氣不在冠帶而在章縫不在鬚眉而在巾幗如此者豈不炳哉亡何孺人以病卒仲通遂以藏志屬予且示之狀余曰無庸也是母欲為范孟博母即孟博母所由傳亦只數語

耳孺人之所以不死庸在多乎余備員史局深明古人闡幽之義以大柢為本即如狀所稱孺人事尊章孝甘貧佐讀不妬逮下備慈嚴之德以朂二子使他人母有之亦駸駸乎稱女士矣其在孺人譬之長松所貴不在鱗文是故可畧也銘曰舉世女子有女子者行高於士嗚呼偉哉

何母胡太孺人墓誌銘

余以丁夘歳奉使典江西試事闈中採一卷讀之宏茂

以遠射其年正可強夙洎發覆則為何子三省方垂髫

鬑鬑也怪士早慧如此必其家學有由然不然是有祖

德已而察其為人其襟靜而體專則又意其家必有閫

教焉夫金水之星禀月之教以為其輝故其物粹而貞

温而有力詩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歸宗功於女

德也其明年春何子偕計吏上謁余京邸逡巡出其大

毋胡太孺人狀跽而請銘余讀狀所稱其於余所意三

者則均有矣余既自矜不謬故亦樂得而言之按狀太

孺人胡近公長女何平山公之繼室也平山公先娶羅孺人生子孔陽孔彦羅孺人早世平山公以藐孤故乞婚於胡以爲是其鄉右族有内行法當出賢女已而果然太孺人生而靜婉能讀書通孝經列女傳諸書得其義指持身進止禮法戚里見之者必曰此郝家女云歸何婦職明備事其繼姑胡太淑人如其姑滫瀡非其手出不以供也平山公既以高才領解與其伯氏心泉公季後峯公科名鼎峙人稱之三鳳太孺人顧獨瞿然以

為盛名難居㝡哉夫子察其所持葢少君徳操之流亞也當平山公之為皖城從事到官五日即解綬去皖城之人高之為亭志之曰高風當是時使平山公歸而謀諸婦動有北門之適靜無由房之歡斯亦烏能脫然如此者乎撫三子陽彦修如一人為賦鳲鳩莫知三子異乳者也太孺人嘗讀書至孝巳伯竒事以為此非人情葢其書不足信課三子讀甚嚴孔陽卒以是雋於鄉名籍籍起彦修亦並有聲賢豪間世言何氏代有三鳳則

孺人之敎也孔陽既數舉不第乃俛首就一官閫之清
流孺人竊竊語孔陽專城聽政自雄業即而無失衆人
母余亦衆母母孔陽頓首謹受教竟以循吏稱三年奏
最詔授令封太孺人葢於是丸熊之能見矣大都太孺
人之難能也其孝能孝其後姑其慈能慈其前子不櫛
而知詩書通梵書而不侫佛言不出閫而捐金以疏釁
流蜚聲學士大夫之間君子曰太孺人誠女士云銘曰
姑非其姑以齊以慄子非其子以肥以澤其復也閨民

有食其德其戴也筭青青之衿有謌其績巽哉

從母王太孺人墓誌銘

吾倪氏以仁義聞至王父南望公而篤矣南望公積學不售而有四子先府君中議公處仲而季即封侍御季父晉源公晉源公先娶王太孺人相莊十餘年而太孺人即世時生伯兄文學十年仲兄光禄八年其後四十年光禄成進士又三年始以歙令最追贈令稱太孺人尋召入臺又以恩申贈於是太孺人之德聞於天子者

再矣光禄直節鯁亮方有盛名通籍未二十年奄遽殞
秀天下悼之葢光禄既殁而太孺人淒然猶在殯也於
是晉源公欷歔徬徨謂伯兄文學曰往而母病革執余
手泣曰吾實負公顧即死勿藏也吾日一汲於園令使
浮我是間魂魄猶當持兩兒吾即死胸中氣歕然如雲
霓即兒不貴朽此園耳余聞其言心悲抑非亂命也故
重違之令四十年而兒幸貴又不幸死復何待乎乃經
度逾一年得地曰黄泥菴者形氏相之吉斷以令嘉平

幾望穸焉當乞銘晉源公徊翔久之而以使其猶子元璐謂元璐曰古者卑得謚尊則亦可銘也吾特以子文約而有體耳元璐造然受命伏而思曰嗟乎婦德何易言哉戴子曰婦空空此言收名斂功示人之難也有可示人者大著耳婦德之大著二攖變著節安常著孝節者治氣正才忠臣之事豪傑之行也孝之為道循性致情誠正之學聖人之所務也以元璐所知太孺人之事吾王父母其幾聖乎昔者王父文戰不得志卒得心疾

疾作顛則舌出齦合血沫委藉以為恒先中議未貴卧起飲食率須先中議先中議既第授安成令當之官王父病不得行則獨輿王母陳太恭人先中議臨去涕泣諗晉源公曰吾恃若耳不然吾何可官晉源公年少專讀則又内要太孺人曰吾亦恃若耳不然吾何可讀太孺人性至孝以是二恃者則益恭太孺人之事病翁即一切滫瀡瀚漱嘗先意刺情不需呼命察疾將作逡踆憚憚無敢嚏咳無敢唾飲無敢卧寐如是者十餘年俄

歳驟饑殣量塗太孺人脫簪珮四求得精糳以供王父粗者食晉源公而自食粃晉源公讀歸見之流涕太孺人既致誠王父而又以不得侍王母心憾恨已而王母卒於官邸太孺人方以哭殤病臥訃聞毀踊過當竟不起閭黨稱之以為生孝死孝太孺人皆有之也當光禄持臺使者節奉華綸歸里謁園宫伏地嗚咽贊者發明詔以次薦冠珈象服舄舄華舉當是時宗姻中外無近遠畢會皆吁歎言曰嗟乎天之報施孝婦如此雖遲久

不於其躬抑豈有爽哉自太孺人之備德齊家歸順諧類歸宜拊下歸惠教勤歸慈通務歸智安貧歸介而元璐不敢詳稱識其大者耳即季父約而有體一言是教元璐為文者也太孺人父賀陵王公為勾餘聞士其先樂湖雙堂兩先生皆顯貴太孺人年十八歸季父生嘉靖己未二月十九日卒萬歷辛夘八月十六日享年僅三十有三子二文學諱元珂娶陳光禄諱元珙天啓壬戌進士歷官江西廵按南直督學御史以言事救護復

社諭行人司副稍遷令官娶賈季父繼娶俞封太孺人生一子元璟太學生娶姜銘曰兒弗貴慎無痿悲哉其為志也明乎孝必孝報之故雖四十年而可俟

誥封孫母錢太夫人行狀

昨歲丙寅秋七月孫母錢太夫人稱大齊先是里中士大夫蚤戒則以其年正旦上觴雜層蘇奏之此如景星爭先取睹亦為眺月者難其舒望庶乘哉明以為追時也太夫人既受諸大夫觴然神明不衰至七月及其辰

則遂爽然受其季比部君觴里衆歡躍以為願義圖盡怨吏三日媚文賫芒衆誠函酸亦莫能怨者此即以比部至孝幾裂肝腎然固不可以仇造物也於是將藏請銘比部乃自為乘授予狀之以介諸名公先生惟太夫人宫鐘久而比部孝子之言詞旨悽至即名公先生立言所衷豈在余哉比部之意以為縷縠相謀共為藻繡鍼通其間則亦其介之者乎如是余安得辭葢太夫人者錢之自出父侍御公諱應揚魁浙舉進士有聲學者

稱後峯先生太夫人生而凝整喜讀書悉通內則女誡列女傳諸篇得其義據母潘孺人蚤世事繼母孝侍御公愛之甚於子曰即櫛之庸渠不亢吾宗耶初孫文恪公陞與侍御幼同學及薦又同譜又同官禁近於是請婚既襟契篚之又良報從焉太夫人乃以年十六歸清簡公鑨當是時忠烈公燧死宸濠之難已二十餘年王姑楊夫人在堂夫人既中傷忠烈居常每悲泣不能歡而性端察家人見者並顏戰太夫人承之婉婉媞媞盎

如也事繼姑楊夫人尤謹定省如禮葢太夫人上事兩世即無不憙心歎稱之者人以為難當太夫人之來歸也侍御以忤分宜相不久罷去寠甚不能飾奩帳而文恪守官清家人食貧太夫人則緂麻索縷佐清簡讀清簡讀日奮遂以終軍棄繻之年領鄉薦又十三年登第授司馬郎徊翔曹署者四年晶金粟馬羊之誓而太夫人則亦綦縞自持如其未貴時亡何清簡以文恪喪去官三年服除時為肅皇帝之季年方崇壇祝弛朝御奸

人因緣竊弄亡敢誰何者清簡憂憤抗章切諫言向者鹿馬神霄之事可鑒也章上羣奸皆剡手以須傾朝危駭宗親聞之者懼禍連及牵裹裝夜逃去然太夫人獨夷猶如常時人以是言太夫人殆儒者夫人臣以忠獲罪即及其家豈言禍哉漢王仲卿妻呵止仲卿不當泣牛衣固已壯矣然仲卿既在位懷章奏彈大將軍王鳳仲卿妻遂乃伊優作情語牵持不知當時何用知仲卿尊貴太夫人以為如此則猶婦人也已而奏竟寢不下

清簡又上疏乞骸骨歸太夫人忻然偕隱乃飭耕具召傭治田而躬操作佐之取給饘糜而已居久之莊皇帝改元清簡則以薦起南銓游歷卿寺尋召入居之二年值江陵相奪情摘斥言者清簡以為爭之即非其職乃徑拂衣里居又十年益清簡至是凡再起再罷自其出必岸然挺氣義斥賄砥權雖健夫不能奪比歸田乃殊澹遠雜然處寒生野老間莫能辨察者故當時士類謂清簡殊有龍德然惟太夫人能齊之亦天合也於是冢

子如法以少年成進士授比部郎當是時太夫人又以子貴而清簡季弟鑛方司銓奉楊夫人北邸太夫人從之婦姑甚驩即無異事王姑時尋遘楊夫人變扶櫬歸留比部於官時國本未立天下有大疑焉比部上書乞蚤定凡數千言敷旨危動顯皇帝覽奏震怒下詔貶潮陽典史太夫人聞之益喜曰是兒欲為范鎮吾何求凡太夫人之為人母比於義方皆此類也比部既淹踈嶺海之間不得召而清簡再起光禄歷南北冡卿凡七年

以守正忤時宰太夫人勸之歸持其共儉逾年而清簡
捐館舍又二十年而季子如泂又駿起舉高第授官亦
比部郎比部風節如其父兄而特敦謹司讞多平反者
世知其有母儀即稱之雋不疑云於是太夫人年九十
餘春秋高矣潮陽君既即世比部乃陳情力求終侍得
請太夫人於是享無方之養又八年而至是臻百歲以
微疾卒臨革神理晶然亦無所愴恨者太夫人之貴以
夫封淑人以季子比部最晉令封一品太夫人身歷五

朝凡五承譽命先是慈聖太皇太后千秋命婦入賀太
夫人與馬太皇太后從衆請啟簾宣示軒表退賜文幣
其明年仁聖太皇太后千秋亦如之一時壼媛傳之以
為榮太夫人既感國恩深重即一飯無敢忘當國家之
盛日北向呼天祝釐聲韃然與隣嫗讚佛者晨昏相應
有以災雰邊警聞輒憂著眉面每旦起必持瓣香禱於
庭或哂太夫人何為者太夫人正色曰子不聞陳寅妻
杜生同君禄死共王事之言耶朝廷正何用豢我家豈

能簪笄自處令漆室女笑人聞者悚服大都太夫人於婦德無不備其孝根心處娣姒猶胞乳然持孔門恕字張公藝忍字終其身其為儉勤至一敗縞笥之八十餘年而百歲手猶握鍼當清簡之為禮際其至恭止疏布一頭即皆出太夫人掌經指挂者嘗家祭無所供得兒折簪喜曰已得醯黍矣此其至細然中安無飾情他貴人母妻不能也馭下不束濕與人姁姁自里媪田姑見者皆驩然醇飲人人自謂得太夫人意而至其動止禮

法嚴於杲霜其持家楙握轡守銜黲菜甂甌不失堤列自清簡四十年居官不内顧比部兄弟及曾元十輩幼讀無外馳其才雖傑男子不如生平自無疾病即不曉藥爐何物卒之歲猶辨蠅頭書不御鳩筞上下階除如少壯殆天授云倪子曰天之於孫氏葢竭奇以奉之使其男子世有忠義文章德業之事而巍卿大科蜂涌鱗次以為國華不已又益之以女德自太夫人之備德而處積貴齊案名鉅下將軾轍蘭荃敷挺崇封極年所謂

女媧以來未之有也原其敦仁守虛規於不敗故孫氏之子孫其代有哲人而蒙天佑雖更百世不可得替也使其人替而後乃於太夫人乎取師使其天欲替之而後乃於太夫人乎取澤則尚將延享數十況其為升恒者哉太夫人以天啓丙寅七月二十五日卒距生嘉靖丁亥七月二十一日贏百年凡四日云其在孫氏世系子姓具詳家乘比部將以某月日奉太夫人合葬清簡公某山之陽幽宮永禎惟如椽所命雖極為之足取不

愧葢太夫人女中郭有道也

誥封商母劉太夫人行狀

葢昔吾先大夫與故廷尉燕陽先生同薦於鄉而交最讙居又甚近腹背相倚中離一澗不可梁為方舟如席引繩而渡時時往來語笑移日以為常當是時先生亟嗣仲文公早殁冢宰周祚為之長孫方弱冠有文章盛名丁酉里選先生以其試文示先大夫先大夫讀之喜形襟袂連呼曰必得必得撒棘之旦先大夫櫛洗已即

過先生曰吾榜使前驅也掀先生髯笑聲未卒而報者至乃呼酒盡酣而罷時子方五歲或擁之之太夫人所太夫人旁午探果餌啖撫之令憶之宛然其後五年辛丑冢宰試春官相去幾四千里先生顧已得其文又以示先大夫先大夫大驚曰幾幾魁天下乎已而報者至臚名狀甚堅不即揭先大夫方過之從旁呵曰即第三人何秘乎報者錯愕即揭狀果第三人於是里中以為美談也兩家既隣比相親比於同室雖聲呼至細亦如

晨鐘夜舂倚枕能聽之耳自太夫人之稱未亡苦節炳然逮其既貴母儀日益著而吾母太恭人每言太夫人英偉男子也當太夫人暮年以來所傳聞數端即以稱英偉不虛耳葢冢宰兄弟至孝滫瀡至腆即恒饌常可供十數人太夫人不辭將徹必以散諸子姓隣近以逮僕婢至盡乃已或訝之太夫人曰兒等食大官糈以是禄養吾誠不欲琴瑟數秤米薪使吾子無所明志即吾分甘為惠固是其孝耳聞者韙之予因此悟不特曽參

之孝養志也曾皙之慈庸渠非養志乎惟太夫人知之固已英偉一矣太夫人姻族既廣而宜子孫晚年門內外所自出及其兩黨冠縰無慮數百人其奔趨太夫人有如朝典人人心嚴太夫人而顧樂就之太夫人動必中繩言必成倫而其教人有方故人謂之女師予又因此悟陰陽之持教一也新婦蔽幃中言無出閫固然耳為人之母有教人之責矣班曹皆立言著誡宣文君至垂幔授生徒惟太夫人則又知之固已英偉二矣太夫

人性和好施頗獨斥逺俗所使女牙婦儈者比於梟虎其羣數百游徽士大夫家如饗投醢獨無一窺太夫人屏著者又一日廣會有尼㝋至挾方廣冊諷太夫人即注千錢可恒河沙量福也太夫人搖手曰吾何事福吾一丸泥塞此善門既久矣麾使亟去或勸太夫人誠云善門又可得福何靳少錢太夫人曰吾避惡却禍耳何善與福之有夫使若等挾禍福之說以簧閨媛凶而家矣吾亦以教吾子孫也予因此又悟晉之天子至以姍

姆師尼亡其天下陶宗儀曰三姑六婆家之蠍也學士大夫不能守其誡而太夫人持之斷如固已英偉三矣當冢宰之承環命太夫人既耄老冢宰辭至再不允太夫人曰上恩至矣且天下多事聖主急才必有倚閭而無側席是為不忠又豈得稱孝耶冢宰不得已洒泣就途既至闕時時上言求歸養一日入對涕泣叩頭請上不聽又請上怒厲聲責之冢宰遂不敢復言時太夫人已病困聞冢宰之不復請也反益喜嗟乎太夫人之忠

也予因此又悟温江州之於晉有大功焉使其母先不恃裾度其後可無憾恨漢安國恨矣世以其母知興見忠故亦不罪之假冢宰當日不得辭使者而太夫人有恃裾之心冢宰令日即何以謝鮮民令即冢宰甚恨鮮民亦不以之貽孝者由太夫人之忠見志成也固已英偉四矣是故太夫人者元璐母子之所最知甚服即令孝子不以告覲風不以詢固將著之彤管而令以冢宰請狀又稍益之冢宰所自言者維太夫人劉之自出劉

之居曰水澄為越望族自明興以來大科名卿蟬聯鱗次太夫人父太素公母姚儒行齊德為州里所稱太夫人生而秀慧太素公絶奇愛之人鬼謀畫而相攸於商商自宋南渡從汴徙浙入明多聞人至太僕明洲公而大燕陽先生繼之益鞺鞳矣先生由進士為御史有聲官終少廷尉生四子次即仲文公館於劉一年而以太夫人歸仲文公既才奇不售讀日益苦太夫人緌緉佐之五舉終不得志邑邑以死太夫人痛甚顧復忍死以

撫諸孤太夫人至慈煦煦然至是乃解柔著嚴冢宰兄弟皆以太夫人為之父與師業益大進亡何冢宰舉上第授邵武令迎太夫人之官不許曰吾有吾之姑及吾父母安能從若翩翩板輿乎其後八年冢宰以治行高等召為戶科給事中於是其姑金太夫人及太素公夫婦相繼以天年終冢宰始得奉太夫人京邸久之擢太僕少卿尋出撫福建中罷起督師兩廣十數年間太夫人皆就養於官已晉南大司空改大司馬太夫人歸而

周覽家園者凡二年當是時今天子登極改元仲子少叅周初成進士矣冢宰喜曰何患無事君者乎即上疏乞歸田侍養許之又十年少叅自商城令入為兵科給事中尋出為僉事備兵瓊州上思舊德即家起冢宰御史大夫不一年擢今官少叅又自瓊州晉今官備兵毘潤之間於是太夫人年已八十踰二矣忽卧病月餘卒不及見二子而目瞑其心誠無恨云先後凡七承譽命葢教子而食其報若耕刈然太夫人之所以教其子者

率循事會因時致規苟著之典常則皆臣紀也故其教
令曰愛民教諫官曰强諍教大吏曰正已而其教憲銓
則曰虛公平恕嗟乎此四字符太夫人非徒教其子也
其以起世救時是則名醫之本治也循腠測腧而以投
其針石天下皆當舉身聽之令使天下之持大權者陰
詭刻深執隨投會即其官可以長子孫冢宰顧以太夫
人之教不終日耳使冢宰非以太夫人之教不其墮乎
哉太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子孫婚姻詳家乘

冡宰昆季諆筮良日合葬太夫人芝塘湖山之陽乞銘鴻碩而介以予言予才薄文采不揚不敢㧊李翺不讓之心矜高楊二媛之紀若乃贈公之曰齊德二難所聞教忠則有徵矣夫昌黎能誌韋君温國則銘程毋皆由極信元蘇不疑壼秘令之君子何獨不然乎

倪文貞集卷十二